

我们怎样读散文？

从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散文十家》说开去

陆梅

这个“我们”，原指普泛的读者，但是我要说的这套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散文十家》是写给青少年看的原创书系，不妨这里锁定读者，单指青少年。也就是说，对今天的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孩子来说，怎样读懂散文、理解散文？散文究竟要怎么读？

何出此言？从来，给孩子看的小说、童话，我们不担心读懂和理解，为什么单单散文要强调？可以肯定的，问题不在读者这一边。倒是写作者的问题，包括这一文体的推送者——期刊和出版社编辑，时有疑惑：这样的文字，孩子买不买账？

其实真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。对一个热爱阅读的孩子来说，什么样的文体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写得好不好看，引不引人入胜，能不能牵引出一些长长短短的思绪、叹息、情怀……和智慧来。故而，叫散文的，一样可以唤作非虚构——以有别于小说、童话这样的虚构作品。

所以引出这番话，是因为这套书系去年出版之时，在儿童文学的小圈内颇引出一些质疑声。质疑的大概意思，是说这一套“散文十家”水平不相当，有的以小说见长，有的擅写童话，有的非儿童文学领域，如此杂糅，着实不伦不类。我在一个饭桌上闻听此论，笑笑过去，倒也不是无话可说，实在是这“十家”里也有我“一家”，不便说话。

时间过去近一年，再质疑的声音也成了微末。加之延宕了一年的文债抵赖不过，那就说几句吧。散文写得挺棒的学者南帆说：“散文是表情达意的称手工具，长短不羁，左右逢源。”“散文仿佛是低调的，居于文学的边缘，面目模糊，疆域不定。散文慷慨地接纳了众多文体放弃的素材，拾遗补阙，神情轻松地敲一敲边鼓，或者充当断后的收容队。”

——拾遗补阙，神情轻松；长短不羁，左右逢源。真真形象啊！我仿佛看到这样的一个写作者，在电脑前盘腿而坐，敲敲打打。散文写作果然不似做论文那般正襟危坐，也无须创作长篇小說那样的长路漫漫。到底，散文是一种余裕的心情。读和写大抵如此。我这样说，不排除另外一些呕心沥血或长情短叹的写作。说“余裕”，未见得是对散文文体的褒贬，更无意为那些滥情写作、敷衍写作、掺水写作开脱，好比南帆所言“充当断后的收容队”，意在形容一种写作状态。

既然散文写作大抵是这样一种状态，那么我们读散文又该怎么读？总也不必正襟危坐吧。——其实我想说，对一个孩子来讲，生命中充满了需要修正的段落，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，所获得的感受可说是天壤之别。阅读亦如此。有时读一本好书，好比去结识一个陌生人，试着了解他的品性、修为、看世界的眼光……乃至思想方式。而读散文是最快捷的通道。

以这样的心境去读上述的“散文十家”，真心令我讶异！也算是刷新了我对这些作家的了解。比如薛涛和汤素兰，一个小说见长，一个童话闻名，在集束阅读他们的散文前，印象里的小说家薛涛和童话家汤素兰总是跳将出来，正面侧面地浑然成一个“立体人”，进而更深信了这个人的文字。这样的阅读，还真过瘾。而“十家”里的肖复兴、吴然、金波、徐鲁等，在散文领域里已然名家，读他们的散文好比跟着信赖的人去漫步，小径分岔，还是高山平原、森林湖泊，你权且睁大眼睛去看吧！要知道，读对了人，学会了看，从此世界就变美了！

作家贾平凹说：“读散文最重要的是读情怀和智慧，而大情怀是朴素的，大智慧是日常的。”深以为然。

太黑字说

邵毅平

“太黑”也者，阿南之字也，为彼幼时所自拟。

阿南自幼喜读唐诗，彼时之远大理想，即为长大后成“唐朝诗人”。唐诗中，阿南尤爱李白之诗，并慕李白之为人行事，知李白字太白，乃则而效之，自字太黑。且以为太白面黑，而字太白；己面白，而字太黑，千古绝对也！于是大乐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逢人说之，遇事署之。

尔后阿南知识渐开，知“太白”之典，源出于太白金星入白母怀，而与面之黑白无涉，且别无“太黑”之星也（未来则抑或有之），乃茫茫然若有所失焉。然自字既久，习惯成自然，日久生真情，亦雅不欲弃之。遂别求新解，以自圆其说。

余试为说焉。阿南之名，沪语发音近“朝南”也。朝南则向日，向日则

多承日照。太白诗云：“日照香炉生紫烟。”日照香炉，且生紫烟，则日照人面，焉得不黑？照之既久，焉得不太黑？则“太黑”之字，与阿南之名，相辅相成，配合无间也。

又，此名字配合之新解，既得之于太白之诗，则于阿南爱慕太白之初衷，亦不甚违也。且阿南不日将游学欧陆，广学西文，既类太白之遨游天下，而又远之，又似太白之通晓蛮语（见话本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），而又夥之。是青出于蓝，冰寒于水，踵事增华，变本加厉，诚真学真类太白者也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太白之后，神州久矣无人，太黑其勉旃！

今日乃阿南N周岁初度。古人云：“君子赠人以言。”又曰：“秀才人情半张纸。”余试作此字说，以为贺焉，且以壮行焉。胡言乱语，愚者一得，不知阿南以为然否？

林黛玉有一只鹦鹉，伶俐乖巧，见到黛玉，会模仿丫鬟殷勤地张罗：“雪雁，快掀帘子，姑娘来了”，还会惟妙惟肖地学黛玉，长吁短叹地吟《葬花词》。

从称衡《鹦鹉赋》可知，鹦鹉在东汉就被认为是一种美丽、灵巧的鸟儿。唐人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中提道，唐玄宗宫中有一只非常聪敏的白鹦鹉，取名“雪衣娘”，深得玄宗和杨贵妃的宠爱。伶牙俐齿的雪衣娘，唐人的诗篇学几遍就能背诵。玄宗和妃嫔、亲王玩博戏，战况不佳时，雪衣娘还会飞上棋盘，跟玄宗的对手捣乱，助玄宗获胜。

宋人笔记里，还有一只鹦鹉颇通人性。北宋僧人文莹的《玉壶清话》里，有个姓殷的大商人，养了一只很聪慧的鹦鹉，“能诵陇客（‘陇客’即鹦鹉的别称）诗及李白《宫词》《心经》”。这只鹦鹉还很懂礼貌，“每客至，则呼茶，问客人安否寒暄”。有一天，商人被捕入狱半年，回家后鹦鹉说：“汝在禁数月不堪，不异鹦哥笼闭岁久。”商人听后忍痛放生，鹦鹉却“整羽徘徊，似不忍去”。后来，每遇商人取道官道，鹦鹉就要飞出巢问：“客还，见我段二郎安否？”还会悲伤地说：“若见时，为道鹦哥甚忆二郎。”

野史中描绘鹦鹉的才气、情义有些夸张。但科学研究表明，部分非洲灰鹦鹉可以掌握单词的含义，用简单的语句和人对话。一只名叫 Alex（即“鸟类语言实验”的缩写）的灰鹦鹉，拥有5岁孩童的智商和2岁孩童的情商。Alex二十余年如一日，每天都会和科学家道晚安：“保重。明天见。我爱你。”直到老死前那晚亦如是。

到了明清，文学作品中的鹦鹉，地位似乎大不如前，被默认为是闺阁玩物。明朝沈仕《为吕·懒画眉·春日闺中默事》云：“偶闻人语隔窗纱，不觉猛地浑身乍，却原来是架上鹦哥不是他。”这首小曲中，女子思念情郎，恍惚中，把鹦鹉的叫声错当成了恋人。类似的，清代洪昇《长生殿》中，也有一折戏，写杨贵妃和梅妃争风吃醋，企盼唐玄宗临幸，听到鹦鹉喊“圣驾来也”，正喜出望外，却发现“原来是鹦哥弄巧言，把愁人故相骗”。洪昇写这只捉弄贵妃的鹦鹉，不知是不是受到雪衣娘铁闻的启发。但戏中，鹦鹉不再是聪慧灵敏、有情有义的形象，它信口一呼，让寂寞妃子乍喜乍悲，加深了愁苦。

在明清时期，来自南国的鹦鹉，依旧为珍贵的贡品。《西洋朝贡典录》记载，东南亚多国都把鹦鹉作为贡品，三佛齐、满刺加、浣泥等国，还进献过五色鹦鹉。康熙年间，闽浙总督满保曾进贡来自台湾的一只五色鹦鹉，能用台湾土话唱歌。想来，这只鹦鹉受过精心训练，为的是博君王一笑。可惜康熙帝并不领情，给了个“无用”的硃批。

在这尚武的满族皇帝眼中，鹦鹉恐怕是脂粉气很重的鸟类，何况训练它唱歌劳民伤财，没什么意思。康熙帝重视木兰秋狝，他所欣赏、喜爱的鸟类，是勇猛坚强的猎鹰“海东青”。他曾赋诗赞美道：“羽虫三百有六十，神俊最数海东青。性秉金灵含火德，异材上映瑶光星。”

值得玩味的是，《红楼梦》中的不少习俗、语言颇有满族特点，但却鲜有关于猎鹰的描写，只有第26回中，冯紫英“前日打围，在铁网山教兔鹘捎一翅膀”，脸上挂了彩。显然，曹公对鹦鹉的态度和康熙帝有所不同，有些鲁莽的冯紫英才会和猛禽打交道，而细腻的黛玉，却和灵慧的鹦鹉相伴：黛玉初入贾府，贾母怜其孤单，赏了个名叫鹦哥的铁山丫鬟给她。后来这个丫鬟再也没出现，却来了个善解人意、有情有义的紫鹃，让人不能不联想到，紫鹃就是鹦哥。紫鹃悉心照顾黛玉的饮食起居，更是关心小姐的终身大事，她曾试探宝玉对黛玉的情感，还撺掇薛姨妈去和王夫人商议宝黛二人的婚事。这样的“鹦哥”，深谙小姐心意，更能替小姐张罗，说出小姐不便道出的心事，真是绝了。

春天的黄昏是宜人的，清风拂面，带着些许若有若无的馨香。晚饭后，我和爱人散步，沿着小区的花园小径一路走着，一阵风吹来，我突然嗅到一股微微的花香，夹杂在泥土的湿气中，时远时近，忽浓忽淡。顺着这香气举目望去，只见几棵玉兰树昂首云天，巍峨挺拔，在枝柯交错处，几朵娇娇嫩嫩、晶莹剔透的玉兰迎风摇曳，饶有风姿，煞是好看。

玉兰，木兰科木兰属落叶乔木，春季开花的主要有白玉兰、紫玉兰和二乔玉兰。白玉兰是早春开花较早的花卉，被誉为“早春使者”，也是上海市的市花。

阳春三月，春意浓浓，万物复苏。在这早春里，尽管还携带着一身冬天的寒气，但远远就能看到马路边的绿带林或小区的花园里，几株没有一片树叶，光秃秃的白玉兰树枝上一朵朵乳白色硕大的花蕾正含苞待放，在和煦的春风里以婀娜的身姿展现迷人魅力，昭示出勃勃生机。

“一场春雨一场暖”，几场春雨过后，申城气温上升，阳光朗照，玉兰花在湛蓝的天空、清澈的白云下闪闪灼灼，熠熠生辉，渐次绽放，如一片燃起的火焰，又像一朵朵静静地飘浮的云霞，流光溢彩，很有气派。在明媚的春光里，玉兰花花容似颜，香气袭人，甜香中又有几份清新，沁人心脾。

细雨蒙蒙中，天上的云沉沉地垂着，林间升腾起袅袅雨雾，玉兰树被笼

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幛之中，宛如一位淳朴的倚门而笑的乡间少女楚楚地立在江南的细雨中。经过雨水的冲洗，一朵朵簇拥在枝头的玉兰花，绰约着，滋润着。那热情奔放着的花瓣娇艳欲滴，半开着的花蕾含着娇媚，与林间嫩绿的香樟、桂花、黄杨、冬青等交相呼应，显现出热闹迎春的生动景象。

一边走，一边看，不经意间，听到一阵鸟鸣声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几只歌喉婉转的鸟儿伫立枝头，对着玉兰花，轻声细语地鸣唱着，不知是玉兰花给它们带来了欢，还是那幽幽的鸣叫让花儿乐了起来，只觉得这神韵使我有了几分醉意，似乎要融化在这花里了。

春日的夜晚，明月清亮，星光闪烁，玉兰树在皎洁的月光里泼洒下一片片斑驳迷离的影子，枝杆在阵阵晚风吹拂下发出簌簌的声响。我徜徉在这亭亭玉立的玉兰树下，欣赏着玉兰花，仰望着墨蓝色的天空与远处闪烁的灯光，感觉花与光在神奇地融合，奏着明媚蓬勃的春曲，向人们展示她们分外妖娆的魅力，牵动情思，撩去遐想，我也随之绽放着美丽的心情，流连忘返不愿离去……



玉兰花开笑春风

郭树清

玉兰，木兰科木兰属落叶乔木，春季开花的主要有白玉兰、紫玉兰和二乔玉兰。白玉兰是早春开花较早的花卉，被誉为“早春使者”，也是上海市的市花。

阳春三月，春意浓浓，万物复苏。在这早春里，尽管还携带着一身冬



国粹 (油画) 郑森镇

皖南道上

刘希涛

——

道旁紫荆红胜火，陌上黄花灿若金。剪得皖南春一片，遥寄深闺梦里人。

二

远望村庄炊烟起，近看翠鸟梳翎毛。谁能解思卿意，生态美景胜胜雕。

三

李白呼我来皖南，敬亭山前看杜鹃。久坐道旁君莫笑，唯求今古对望篇。

陈笑雨这个名字，今日新闻界和文化界里，熟悉他的人大概已不多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他曾经是上海和北京文坛上一个相当活跃的作家。

陈笑雨，江苏靖江人，1917年出生。他在学生时代就倾心于进步书刊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。抗战初期，年仅21岁的他，千里奔赴延安，投身革命，曾在“鲁艺”学习，以后在《解放日报》工作。日本人投降后，延安的干部纷纷被派往各解放区。他想念苏北这块他生长的热土，要求回家乡工作。1946年初，他来到苏皖解放区的中心苏北淮阴市，参加创办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的工作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陈笑雨的。

以范长江为首新创办的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，是中共华

中局的机关报。这里汇聚了不少新闻界与文化界著名人士，如老报人恽逸群、翻译家林淡秋、梅益、老作家楼适夷、诗人蒋锡金等。其中关露是个特殊人物，抗日战争时，地下党派她打入汪伪机关“卧底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当局通缉她，她秘密来到苏北解放区，安排在报社，但不公开发表文章。

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有两个亮点，一个是恽逸群的连载文章“蒋党内幕”。恽逸群人称“活辞典”，人们在编写文章时，遇到一些疑难的典故，向他请教，他都立即作答，无须去翻辞典。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，每天写出一篇“蒋党内幕”，揭露国民党当局黑暗腐败的种种丑事。

另一个亮点就是陈笑雨的

杂文。他不但写评论，而且还擅长写杂文，文字清新，寓意深刻，毫无八股气。他以“司马龙”为笔名，经常在报上发表短小犀利的杂文，纵论天下事。文章极受读者欢迎。

1946年6月间，长江边小记陈笑雨

季音

上战云密布，国民党大军压境，眼看一场大内战已难以避免。眼看长江派我到苏中前线采访。临行，陈笑雨找我谈话，嘱咐我在前方必须注意的种种事，殷切之情让我难忘。

1946年7月12日，内战终于爆发。国民党军5个师分三路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，

新四军沉着机灵地应战，接连取得胜利。我写了篇长通讯“在苏中前线”，陈笑雨看后，认为通讯写出了人民战争的特色，便送给《新华日报》连载，同时全文发往延安新华社总社。

内战规模不断扩大，新四军主力部队从苏北转移到山东战场。我转入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工作，从此与陈笑雨中断了联系，一别就是数年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在北京与陈笑雨重逢。他从上海调到北京，最初任《文艺报》副主编，后又任《新观察》杂志主编，最后又调到《人民日报》，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。

那时，北京文坛上兴起了一股写杂文之风，一些著名作家如巴人等，都动笔写杂文，陈笑雨当然走在前面，他邀集

好友作家张铁夫和郭小川，三人共用一个笔名“马铁丁”，在主要报刊上开辟专栏，以杂文和短文的形式，漫谈青年修养和各种社会问题，由于文字生动，内容精彩，很快引起了广大读者，特别是青年人的关注，“马铁丁”这个名字传遍新闻与文化界。“马铁丁”是何许人？原来拿头人就是当年的“司马龙”陈笑雨。“马铁丁”的新文风，给北京文坛增加了一分春意。后来，“马铁丁”的文章有多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。文章结集出版后，成为青年读者的热销书。

1966年8月24日，陈笑雨去世，终年仅49岁。

一个放牛娃历经艰难，开创了国人自己的医院。

十目谈

清明的回忆